

宋史



志卷第七十六

宋史一百二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殿學士

禮二十六

凶禮

園陵
秀安僖王園廟

濮安懿王園廟
莊文景獻太子攢所
忌日羣臣私忌附

上陵之禮

皇后園陵太祖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于滋德殿三日百官入臨明日大斂攢于滋福宮百姓成服中書門下文武百僚諸軍副兵為使以土並服布斜巾四脚直領欄衫外命婦帕頭帔裙衫九日

萬曆三十八年刊

宋史志卷七十六

一

帝見百官于紫宸門太常禮院言皇后燕國長公主高氏皇弟恭寧軍節度使光義嘉州防禦使光美並服齊衰三年準故事命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禫除畢服吉心喪終制從之士月太常禮院言準詔議定皇太后謚按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議以謚狀讀于太廟然後上之周宣懿皇后謚卽有司撰定奏聞未嘗集議制下之日亦不告郊廟修謚冊畢始告廟還讀于靈坐前詔從周制於是太常少卿馮吉請上尊謚曰明憲皇后九月六日群臣奉冊寶告于太廟翌日上于滋福宮十月

十六日葬安陵十一月四日神主祔太廟宣祖室乾德二年改卜安陵于河南府鞏縣三月二十五日奉寶冊改上尊謚曰昭憲皇太后讀于陵次二十六日啓故安陵二十七日靈駕發引命攝太尉開封尹光義遣奠讀哀冊四月九日掩皇堂

太祖孝明孝惠二后乾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皇后王氏崩一十五日命樞密承旨王仁瞻爲園陵使時議改卜安陵于鞏并以二后陪葬焉皇堂之制下深四十五尺上高三十尺陵臺再成四面各長七十五尺神墻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南神門至乳

臺四十五步高二丈三尺吉仗用中宮鹵簿凶仗名物悉如安陵而差減其數孝惠又減孝明焉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孝明皇后啓櫬宮羣臣服初喪之服明日孝惠皇后自幄殿發引皆設遣奠讀哀冊四月九日葬孝惠于安陵之西北孝明于文陵之北二十六日皆祔于別廟其後孝明升祔太祖室

太祖皇后宋氏太宗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崩帝出次素服舉哀輟朝五日六月六日上謚曰孝章皇后以歲在未有忌權櫬于趙村沙臺三年正月二十日祔葬永昌陵之北皇堂陵臺神牆乳臺鵲臺並如

孝明園陵制度仍以故許王及夫人李氏魏王夫人王氏楚王夫人馮氏皇太子亡妻莒國夫人潘氏將軍惟正亡妻裴氏陪葬二月二日祔神主于別廟莒國潘氏至道三年六月追冊爲莊懷皇后陵曰保泰神主祔后廟

太宗賢妃李氏真宗至道三年十二月追尊爲皇太后謚曰元德祔葬永熙陵大中祥符六年升祔太宗室

太宗明德皇后李氏真宗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崩十七日群臣上表請聽政凡五上始允帝去杖絰服

衰即御坐哀動左右太常禮院言皇后宜準昭憲皇
太后禮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宗室雍王以下
禫除畢吉服心喪終制五日詳定園陵宜在元德皇
太后陵西安葬八月十二日上謚九月二十二日遷
坐于沙臺橫宮十月七日祔神主太宗室二年十月
十五日帝詣橫宮致奠十六日發引二十九日掩皇
堂

真宗章穆皇后郭氏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崩皇帝
七日釋服後改用十三日群臣三日釋服諸道州府
官吏計到日舉哀成服三日而除二十一日司天監

詳定園陵帝令祔元德皇太后陵側但可安厝不必
寬廣其棺槨等事無得鐫刻花樣務令堅固二十五
日殯于萬安宮之西階詔兩制三館祕閣各撰挽詞
閏五月十三日上謚曰莊穆六月二十一日葬永熙
陵之西北七月有司奉神主謁太廟祔享于昭憲皇
后享畢祔別廟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十五日大祥詔
特廢朝群臣奉慰

真宗宸妃李氏仁宗明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薨初
葬洪福禪院之西北命晏殊撰墓銘二年四月六日
追冊爲莊懿皇太后十月五日改葬永定陵之西北

陽十七日祔神主于奉慈廟

真宗章獻明肅皇后劉氏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崩于寶慈殿遷坐于皇儀殿三十日宣遺誥羣臣哭臨見帝于殿之東廂奉慰宗室削杖不散髮中書樞密使相比宗室去斜巾垂帽首經及杖翰林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已上并節度使文武二品已上又去中單及袴兩省御史臺中丞文武百官以下四脚幅巾連裳腰經館閣讀書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給孝服宰相百官朝晡臨三日內外命婦朝臨三日四日遣使告哀遼夏及賜遺物十日司天監詳定山陵制

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墻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九尺至南神門四十五步鵲臺高二丈三尺至乳臺四十五步詔下宮更不修蓋餘依二十七日以宰臣張士遜為山園使是日翰林學士馮元請上尊謚九月四日讀于靈坐十月五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十七日祔神主于奉慈廟

真宗章惠皇后楊氏明道三年十一月五日保慶皇太后崩太常禮院言皇帝本服總麻三月皇帝皇后服皆用細布宗室皆素服吉帶大長公主以下亦素服並常服入內就次易服三日而除詔以保祐沖人

加服爲小功五日而除四年正月十六日上謚二月
六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十六日升祔奉慈廟

仁宗慈聖光獻皇后曹氏神宗元豐二年十月二十
日太皇太后崩于慶壽宮是日文武百官入宮宰臣
王珪升西階宣遺誥已內外舉哭盡哀而出二十六
日大欽命韓縝爲山陵按行使三十九日皇帝成服
十一月韓縝言永昭陵北稍西地二百十步內取方
六十五步可爲山陵上以迫隘縝言若增十步合徵
火相主及中五之數詔增十步十二月中書言先是
司天監選年月遷祔濮安懿王三夫人今大行太皇

太后山陵濮三夫人亦當舉葬於是詔宗室正任防
禦使以上許從靈駕已從濮安王夫人者免從二年
正月十四日上謚大常禮院言大行太皇太后雖已
有謚然山陵未畢俟掩皇堂去大行稱慈聖光獻太
皇太后祔廟題神主仍去二太字秘閣校理何洵直
言按禮旣葬日中還虞于正寢蓋古者之葬近在國
城之北故可以平旦而往至日中卽虞於寢所謂葬
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後世之葬其地旣遠則禮有不
能盡如古者今大行太皇太后葬日至第六虞日當
行之於外如舊儀其七虞及九虞卒哭謂宜行之於

慶壽殿又按春秋公羊傳曰虞主用桑七虞禮曰桑主不文伏請罷題虞主太常言洵直所引乃士及諸侯之禮况嘉祐治平並虞于集英殿宜如故事又嘉祐治平虞主已不書謚當依所請太常禮院又言慈聖光獻皇后祔廟前二日告天地社稷大廟皇后廟如故事至日奉神主先詣僖祖室次翼祖宣祖太祖太祖后太宗皇帝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次饗元德皇后慈聖光獻皇后異饌異祝行祔廟之禮次真宗仁宗英宗室禮畢奉神主歸仁宗室如此則古者祔謁之禮及近代徧饗故事並行不廢從之三月十

日葬永昭陵二十一日祔于太廟

英宗仁宣聖烈皇后高氏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二日崩於崇慶宮遺詔皇帝成服三日內聽政羣臣十三日諸州長吏以下三日而除釋服之後勿禁作樂園陵制度務遵儉省餘並如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十四日詔園陵依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之制紹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禮部言將題神主謹按章獻明肅皇后神主書姓劉氏詔依故事四月一日葬永厚陵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崩二月太常寺言太行皇太后山陵一行法物宜

依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故事皇堂之制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石地穴深一丈上高二丈一尺鵲臺二各高四丈一尺乳臺二各高二丈七尺神墻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永裕陵二十六日祔于神宗廟室先是元祐四年美人陳氏薨贈克儀又贈貴儀徽宗入繼大統詔有司議追崇之典上尊謚曰欽慈皇后祔葬永裕陵與欽聖同祔神宗室崇寧元年二月聖瑞皇太妃朱氏薨制追尊爲皇太后遂上尊謚曰欽成皇后五月祔葬永裕陵祔神主於神宗室皆備禮如故事

哲宗皇后劉氏政和三年二月九日崩詔崇恩太后合行禮儀可依欽成皇后及開寶皇后故事參酌裁定閏四月上謚曰昭懷皇后五月葬永泰陵祔神主於哲宗廟室徽宗皇后王氏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崩尚書省言章穆皇后故事真宗服七日從之十月太史局言大行皇后園陵斬草用十月二十四日斥土用十一月十三日葬用十二月二十七日諸宗室合祔葬者並依大行皇后月日時刻十一月宰臣蔡京等請上謚曰靖和皇后十二月奉安梓宮于永裕陵之下宮神主祔別廟四年十二月改謚曰惠恭

其後高宗復改曰顯恭
哲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紹興元年四月崩詔以繼
體之重當承重服以遺誥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
園陵梓取周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六月
殯于會稽上亭鄉橫宮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
器止用鈔錫置都監巡檢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
且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儀虞主還州行祔廟禮
徽宗顯仁皇后韋氏紹興二十九年崩祔于永祐陵
橫宮

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元三年崩時光宗以太

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其四年三月甲子權橫于
永思陵

孝宗成肅皇后夏氏開禧三年崩殯于永阜陵正北
吏部尚書陸峻言伏觀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
無山陵可祔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
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並
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
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爲橫
宮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
竊稽前件典禮祇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

神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爲合典故從之
寧宗恭聖仁烈皇后楊氏紹定五年十二月崩祔葬

茂陵

濮安懿王園廟治平三年詔置園令一人以大德臣
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置柏子戶五十人廟
三間二厦神門屋二所及齋院神厨靈星門其告祭
濮安懿王及諸神祝文並本宮教授撰河南府給香
幣酒脯禮物太祝奉禮則命永安縣尉主簿攝如闕
官以本府曹官凡祭告及四仲饗並依此制奉安神
主三獻命西京差判官一員亞獻朝臣一員終獻攝

知園令出納神主廟制用一品夫人任氏墳域亦稱
爲園元豐詔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禮卽園立廟
詔王子孫歲時奉祀義協恩稱後世無得議焉今三
夫人名位或未正塋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
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
並稱曰王夫人命主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其子孫
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禮官奏請王夫人
遷葬給鹵簿全仗用鼓吹至國門外減半喪行與四
時告享並令嗣濮王主之南渡後主奉祠事以嗣濮
王爲之園令一員以宗室爲之祠堂主管兼園廟香

火官一員以武臣爲之紹興二年九月詔每歲給降
福建度牒一十道充祠堂仲饗忌祭五年二月嗣濮
三仲湜言被旨迎奏濮安懿王神主至行在今已至
紹興府欲權就本處奉安從之先是神主神貌在廬
州嗣濮王士從乞奉遷於穩便州郡安奉故也十三
年五月知太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堂士去言
濮安懿王祠貌神主權於紹興府光孝寺仲享薦祭
其獻官牲牢料禮並多簡略乞令有司討論舊制行
下禮部太常寺令參酌欲令上太攝初獻仍差士去
子或從子二人攝亞終獻其合用牲牢羊豕各一邊

豆各十設禮料初獻合服八旒冕亞獻終獻合服四
旒冕奉禮卽太祝太官令服無旒冕並以舊制從事
從之二十六年二月嗣濮王士俊言濮安懿王祠堂
外無門牖內闕龕帳別無供具望下紹興府置造修
奉淳熙五年四月詔濮安懿王祠堂園廟自今實及
三年令本堂牒紹興府檢計修葺從嗣濮王士勗請
也

秀安僖王園廟紹熙元年三月詔秀王襲封等典禮
禮部太常寺乞依濮安懿王典禮避秀安僖王名一
字詔恭依仍置園廟四月詔皇伯滎陽郡王伯圭除

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以奉
王祀六月禮部太常寺言濮安懿王園廟制度廟堂
神門宜並用獸所安木主石埴于室中西辟三分之
一近南去地四尺開埴室以石爲之其中可容神主
跌匱今來秀安僖王及夫人神主欲乞並依上件典
禮四仲饗廟三獻官並奉禮郎等係嗣秀王充初獻
本位姪男攝亞終獻其奉禮郎等乞湖州差官充攝
行禮合用牲牢羊豕湖州排辦祭器祭服工部下文
思院製造每遇仲饗本府前期牒報湖州排辦所有
行禮儀注乞從太常寺參照濮安懿王儀注修定並

從之其園廟差御帶霍漢臣同湖州通判一員相度
聞奏八月霍漢臣暨通判湖州朱僎言奉詔相度園
廟以圖來上十月詔委通判一員提督修造祠堂如
法修蓋十一月禮工部太常寺言濮安懿王園廟三
間二厦神門屋二坐齋院神厨靈星門欲令湖州照
應建造從之三年正月一日嗣秀王伯圭奏建造秀
安僖王園廟近已畢工所有修製神主儀式令所司
檢照典故修製委官題寫詔差權禮部尚書李巘題
寫二月伯圭又奏秀安僖王祠堂園廟乞從濮安懿
王制每三年一次從本所移牒所屬州府檢計修造

從之

莊文太子喪禮乾道三年七月九日皇太子薨設素
幄于太子宫正廳之東皇帝自內常服至幄俟時至
易服皐幘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就幄發哀是日皇
后服素詣宮隨時發哀如宮中之禮合赴陪位官並
常服吉帶入麗正門詣宮幕次俟時至常服黑帶立
班俟發哀畢易吉服退自發哀至釋服日皇帝不視
事權禁行在音樂仍命諸寺院聲鐘其小歛大歛合
祭告以本宮主管春坊官一員行禮其餘祭告以諸
司官行禮差護喪葬事一員左藏庫出錢二萬貫銀

五千兩絹五千匹成服日皇帝服期次麤布幘頭襴
衫腰經絹襯衫白羅鞵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皇后
服次麤布蓋首長衫裙帔絹襯服白羅鞵六宮人不
從服皇太子妃及本宮人並斬衰三年文武百官成
服一日而除其文武合赴官及御史臺閣門太常寺
引班祗應人並服布幘頭襴衫腰繫布帶本宮官僚
並服齊衰三日服臨七日而除釋衰服後藏其服至
葬日服葬畢而除十二日詔故皇太子攢所就安穆
皇后攢宮側近擇地繼而都大主管所言太史局官
等選到貴林院法堂堪充皇太子攢所從之十三日

以皇太子薨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十八日賜謚莊文閏七月一日遣攝中書令尚書右僕射魏杞奉謚冊寶于皇太子靈柩前百官常服入次易黑帶行禮畢常服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是夕皇帝詣東宮行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二日出葬宰臣葉顯等詣靈柩前行燒香之禮與靈訖行事官陪位親王南班宗室東言官僚入班廳下再拜宰臣升詣香案前上香酌茶奠酒訖舉冊官舉哀冊讀冊官跪讀讀訖宰臣再拜各降階立在位官皆再拜靈柩進行文武百僚奉辭于城外親王宗室並騎從至葬所掩壙畢辭訖退是日百僚進名奉慰四年五月禮部太常寺言國朝典故卽無皇太子小祥典禮今參酌討論將來莊文太子小祥日乞皇帝前後殿特不視事其日先命侍從官一員常服詣太子神坐前行奠酌禮令本宮官僚常服陪臣奠酌畢退次慶王恭王常服赴神坐前奠酌畢退次太子妃并榮國公以下行家人禮至大祥日太子妃榮國公以下及本宮人行禮畢焚燒神帛衰服間月妃及榮國公行禫祭家人禮從之明年七月九日大祥是日皇帝不親事差簽書樞密院事梁克家詣太子宫行奠酌禮如前儀

景獻太子嘉定十三年八月六日薨其發哀制服並如莊文太子之禮九日詔護喪視殯所于莊文太子櫬宮之東並依其制建造九月十日賜謚景獻遣攝中書令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奉謚冊寶于皇太子靈柩前讀冊讀寶如儀訖班退至興靈日宰臣詣皇太子柩前行禮畢柩行其宗室使相南班官常服黑帶並赴陪位騎從至葬所俟掩櫬畢奉辭訖退其日皇帝不視事百司赴後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十四年七月二日小祥差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充奠酌官十五年八月六日大祥九月十五日詔景獻太子几筵

已徹高平郡夫人傅氏可特封信國夫人仍令主奉祭祀

上陵之禮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復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春祠軋德三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歲以爲常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過鞏縣謁安陵奠獻雍熙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昨朝拜安陵永昌陵有司止設酒脯香以未明行事不設燭燎又先赴永昌陵後赴安

陵及帝后二位不徧拜頗愆於禮事下有司議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近陵不設牲牢之祀今請如宗廟薦享少加裁減除不設登鉶牙槃食及太常登歌外餘悉如大祠朝拜日有司豫于陵南百步道東設次具翦除器以備洒掃設宗正卿位于北外之左西向陵宮位於卿之東南執事官又於其南俱西向北上設祭器禮料酒饌于北門內宗正卿以下各就位再拜盥手奠酒讀祝冊再拜先赴安陵次永昌陵次孝明孝惠懿德淑德皇后陵從之景德二年真宗將朝諸陵以宰臣王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

太常禮院言朝陵故事合排小駕鹵簿唐太宗朝獻陵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今請周設黃麾仗又唐制前一日陵令以玉冊進御親書近臣奉出陵令受之今請造竹冊四副祝畢焚之其百官位舊設陵所從祝官及皇親客使分於神道左右貞觀中並陪列司馬門內今望準舊儀施行又舊儀詣寢宮至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禮望令先入赴寢殿立班貞觀中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車駕朝拜明德攢宮止服素白衣當時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望止服淡黃袍又按貞觀末徵故事朝陵皆先親

後尊拜辭訖出還大次便進發今望先朝永熙陵行
事及辭皇帝皆兩次再拜陪位官每陵亦各兩次再
拜今請皇帝詣安陵參辭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
兩度設拜舊儀逐寢殿上食備太牢之饌珍羞庶品
近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少牢之祭設奠讀冊畢復
詣寢宮上珍羞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
日太尉告太廟今請依禮備告六室詔特服素白衣
行事次序如告太廟餘依所請四年正月車駕次鞏
縣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既至齋于永安鎮
行宮太官進蔬膳是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却輿輦

繖扇至安陵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禮諸陵亦然
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
羞內臣執事百官陪位又詣元德太后陵奠獻別于
陵西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
懿德淑德明德莊懷七后陵遂單騎從內臣巡視陵
闕而親奠夔魏岐鄆安周六王及恭孝太子諸墳其
三陵陪塋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閣者及諸王夫人
之蚤亡者各設位次諸陵下宮之東序安陵百二十
一墳量設二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昌陵十五墳量
設十位熙陵八墳量設五位並祝版一以致祭焉辰

後暫詣幄次更衣復詣諸陵奉辭有司以朝拜無辭禮帝不忍故復往仍遣官祭一品皇親諸親墓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祀汾陰經鞏縣有司請于訾村王臺設幄殿置三陵神坐皇帝鞞袍就幄設香酒時果牙槃食奠獻而命大臣以香幣酒脯詣諸陵致告駕還復行親謁之禮帝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宮夜漏未盡二鼓詣三陵及元德太后明德皇后陵奠獻哀慟未明禮畢復詣四陵奉辭省視凡筵奠獻如初禮又徧詣諸后陵諸王墳致奠命中使徧祭皇親諸親墳及汝州秦王墳是歲命祀官定春秋二仲遣官

朝陵儀注以祭服行事專差宗正卿一員朝拜二陵別遣官二員分拜諸陵又製長竿擔床一副置陵表祝版遣寬衣軍士三十二人輿送陵下其後添差陵廟行禮官四員選朝官京官宗姓者充翰林學士錢惟演言春秋朝陵載于舊式公卿親往蓋表至恭唐顯慶中始詔三公行事天寶以後亦遣公卿巡謁蓋取朝廷大臣不必須同國姓後參用太常宗正卿晉開運中亦命吏部侍郎近年以來止遣宗正寺官人輕位卑實虧舊制望自今于丞郎諸司三品內遣官闕則差兩省諫舍以上所冀仰副追孝之心以成稽

古之美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內司賓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四年減栢子戶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十戶永定五十戶會聖宮十戶慶曆二年寒食十月朔宗室刺史以上聽更往朝陵皇祐三年太常博士李壽朋奏帝后諸陵薦饗皆有時獨昭憲皇后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禮院言朝拜儀注牲牢並如太廟常饗例諸陵止奠一爵而安陵奠兩爵兩贊再拜惟祭饌不兼設蓋有司相承失之於是詔安陵昭憲皇后祝版牲幣御封香依太廟同室禮更造

諸陵祭器貯別庫二陵皆置卒五百人唯定陵以章獻太后故別置一指揮昭陵使甘昭吉引定陵例請置守陵奉先兩指揮京西轉運使請減定陵卒半以奉昭陵詔選募一指揮額五百人初永安縣官月朔朝定陵望朝三陵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熙寧中詔文臣大兩省武臣閣門使以上經過陵下並許朝拜又詔自今臣僚朝拜諸陵除見任嘗任執政官許進湯餘止奠饗薦新不特拜初故事車駕詣陵謂之親謁南渡之後此禮不舉故上陵或曰省視或曰保護或曰薦獻或曰祭告或曰

致祭或曰望祭或曰修奉悉遣官不專於行禮也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詔應永安軍祖宗陵寢可差西京留守及臺臣一員躬親省視如有合修奉去處措置奏聞仍詔鄜延路副總管劉光世充省視陵寢使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四年六月詔令禮部給降度牒一百道充祭告諸陵禮料仍令翟興所差來人齋祭告表以行紹興元年九月起居郎陳興義言陛下躬履艱難之運駐蹕東南列聖陵邑遠在洛師顧瞻山川未得時省雖欲遣使道路不通聖懷日憤近聞道路少通差易前日

願詔執事每半年擇遣使臣兩員往省諸陵詔令樞密院每半年差使臣兩員前去二月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乞于行在法惠寺設位望祭行禮從之自是每歲薦獻率循此制五月詔令戶部支金一百兩付河南府鎮撫使司幹辦公事任直清充祭告永安軍諸陵九年正月上謂輔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金國既割還故地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臣僚前去修奉洒掃尋命同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前去河南府祇謁修奉六月太常丞梁仲敏等言春秋二仲遣宗室遙郡防禦使薦獻諸

陵太常少卿薦獻永祐陵權宜于行在設位行禮今
道路既通望依舊遣官前詣詔令西京留守司候仲
秋就便選官前詣諸陵薦獻士褒張燾回言諸陵下
石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二使到日水卽
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十年三月禮部言池
州銅陵縣丞呂和問進宮陵儀制望付太常寺以備
檢照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遂委知軍詣諸陵逐位
檢視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園廟並無損動
內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壘裂未敢一面擅行補飾
太常寺看詳若行補修合就差所委修飾官奏告行

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滅裂其後兵部
侍郎兼史館脩撰張燾言伏見宣諭官方庭實有請
乞將來先帝山陵一依永安陵等制度臣區區愚忠
願明詔有司異時永固陵凡金玉珍寶盡斥不用播
告天下咸使聞知如是自然可保無虞上嘉納之三
十二年六月詔祖宗陵寢令本處招討使同本處官
吏躬親朝謁如法修奉務在嚴潔以稱孝思之意乾
道六年八月詔承信郎劉湛特轉兩官右迪功郎劉
師顏特與右承務郎升擢差遣秦世輔特轉一官升
充正將以湛等歸正結義保護陵寢故也端平元年

正月京西湖北安撫制置使史嵩之露布以滅金聞
二月御筆國家南渡以後八陵迥隔常切痛心今京
湖帥臣以圖來上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諒
同此情可令卿監即官以上詣尚書省恭胝集議遂
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國門祇候林拓朝謁八陵紹
興元年六月太常寺言昭慈獻烈皇太后櫓宮在越
州會稽縣合依四孟朝獻禮例差宰執一員前一日
赴櫓宮泰寧寺宿齋至日行朝拜之禮詔同知樞密
院事李回行禮二年三月知紹興府張守言昭慈獻
烈皇后櫓宮近在府界望許臣以時朝謁從之自是

守臣皆許朝謁十七年十二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
言望舉行舊制於春秋二仲遣官詣永祐陵櫓宮薦
獻臣僚又言陵廟之祭月有薦新著在令典方今宗
廟久已遵奉惟是永祐陵闕而未講望令有司討論
舉而行之太常寺討論欲依政和五禮依典故令兩
櫓宮遵依每月檢舉差官行禮其新物令逐宮預行
關報紹興府排辦從之二十七年六月詔永祐陵及
昭慈聖獻皇后櫓宮檢察承受以檢察宮陵所爲名
三十年九月吏部言紹興府會稽知縣依倣陵臺令
典故於階銜內帶兼主管櫓宮事務量加優異淳熙

元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差太常少卿薦
獻永祐陵櫝宮并周視陵域如遇少卿有缺乞從本
寺前期取指揮差本寺以次官充攝所有今年仲春
薦獻即日見闕少卿詔差太常丞錢良臣自後春秋
遇少卿闕率以爲例慶元元年六月詔永阜陵孝宗
皇帝櫝宮每歲秋季一就令所差監察御史恭詣朝
拜檢察從御史臺申請諸陵亦如之

忌日唐初始著罷樂廢務及行香修齋之文其後又
朔望停朝令天下上州皆準式行香天祐初始令百
官詣閣奉慰宋循其制惟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前

一日不坐群臣詣西上閣門奉慰移班奉慰皇太后
退赴佛寺行香凡大忌中書悉集小忌差官一員赴
寺如車駕巡幸道遇忌日皆不進名奉慰留守自於
寺院行香仍不得在拜表之所天下州府軍監亦如
之建隆二年宣祖忌日時明憲太后在殯辟臣止詣
閣奉慰而罷行香乾德二年禘于太廟其日惠明皇
后忌有司言唐開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祀先農與
穆宗忌同日太和元年十二月八日蜡日神與敬宗
忌同日詔以近廟忌辰作樂非便宜令縣而不作竊
以農蜡之祭猶避廟忌而不作樂况僖祖同廟連室

而在諱辰詎可輒陳金石之奏伏望依禮縣而不作
其後宣祖昭憲忌日詔準太祖太宗奉翼祖禮前一
日更不廢務咸平中有司將設春宴金明池習水戲
開瓊林苑縱都人游賞帝以是月太宗忌月命詳定
故事以聞史館檢討杜鎬等言按晉穆帝納后月是
康帝忌月禮官荀訥議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卽
有忌時忌歲益無所据當時從訥所議唐武后神功
元年建安王攸宜破契丹詣闕獻捷軍人入城例有
軍樂內史王及善以國家忌月請備而不奏鳳閣侍
郎王方慶奏按禮經有忌日而無忌月遂舉樂憲宗

時太常博士常公肅言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常教坊
以正月爲忌月停郊廟饗宴之禮中外士庶咸罷宴
樂竊恐乖宜時依公肅所奏伏以忌日不樂嘗載禮
經忌月徹縣實無與故况前代鴻儒議論足据其春
宴及池苑並合舉樂景德元年北征凱旋京師是日
以懿德皇后忌詔徹鹵簿鼓吹禮官議曰班師振旅
國之大事后之忌日家之私事今大駕凱旋軍容宜
肅昔武王伐紂在諒闇中猶前歌後舞夫諒闇是重
遠忌是輕以此而論人不無爽况春秋之義不以家
事辭王事其還京日法駕鼓吹音樂並請振作尋詔

自今宗廟忌日西京及諸節鎮給錢十千防禦團練州七千軍事州五千以備齊設元德皇后忌日舊制樞密使依內諸司例惟進名不赴行香知樞密院王欽若以爲言自是三司使副翰林樞密龍圖直學士並赴焉真宗崩元德明德皇后忌日在禪制內乃停進各行香凡奉慰宰相樞密使各帥百官內職共進名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各進名忌日前後各禁刑三日如天慶節釋杖以下情輕者復斷屠宰不視事前後各三日禁樂各五日其後以歲月漸遠禁刑不視事各二日禁樂各三日章憲明肅太后忌辰禮官請

依章懿太后禮例前後二日不視事一日禁屠宰各三日禁樂詔應大忌日行香臣僚並素食復立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溫成諸后爲小忌未幾罷神宗卽位太常禮院言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旣祧準禮不諱忌日亦請依唐睿宗祧遷故事廢之初神御殿酌獻設皇帝位于庭下而忌日兩府列于殿上寺院行香左右巡使兩赤縣令于中門相向分立俟宰臣至立位前直省官贊通楫于禮無據乃命行香群臣班殿下宰相一員升殿跪爐而罷通楫又詔大忌日不爲假執政官蚤出禮部言順祖及惠明皇后旣葬

遷主罷行香忌日請于水昌院佛殿之東張幄齋薦
乃詔僖祖翼祖并六位忌日咸如之先是翼祖簡穆
皇后神主奉藏夾室依禮不忌後復詔還本室而忌
日亦如舊焉政和新儀群臣進名奉慰其日質明文
武朝參官入詣朝堂就次御史臺先引殿中侍御史
一員入就位次西上閣門御史臺分引朝參官及諸
將軍校次禮直官引三公以下在西上閣門南階下
每等重行異位並北向東上知西上閣門官于班前
西向立搢笏執名紙躬三公以下文武百僚俱再拜
俟閣門官執笏置名紙笏上入西上閣門訖退群臣

奉慰詣景靈宮每等重行異位並北向東上禮直官
揖班首以下再拜訖引班首自東階升殿舍人接引
同升詣香案前搢笏上香跪奠茶訖執笏興降階復
位又再拜次引班首以下分左右搢笏行香宰相執
政官分左右行香訖執笏俱復位次引班首升殿詣
香案前俛伏跪搢笏執爐俟讀疏畢執笏俛伏興降
階復位又再拜退中興之制忌日百僚行香在外州
軍亦詣寺院行香如在以日易月服制之內並依禮
例權停大符後次年於曆日內箋注立忌辰禁音樂一
日紹興元年二月太常少卿蘇逢等以徽宗欽宗留

北有朔望遙拜之禮乃言凡遇祖宗帝后忌前一日并忌日皇帝自內先服紅袍遙拜訖易服行禮從之二年八月詔應諸路州軍見屯軍馬統兵官每遇國忌免行香十三年正月御史臺言正月十三日欽聖憲肅皇后忌其日立春準令諸臣僚及將校立春日賜幡勝遇稱賀等拜表忌辰奉慰退卽戴欲乞候十三日忌辰行香退卽行戴插從之三十一年六月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六月二十八日欽慈皇后忌辰係在淵聖皇帝以日易月釋服之外百官行香宜如常制詔依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已降旨欽

宗柎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告遷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忌及諱簡穆皇后忌欲乞依禮不諱不忌詔恭依淳熙元年十一月詔文武百僚詣景靈宮國忌立班行香自今如遇宰執俱致齋不及趨赴于東班從上引官一員升殿跪爐行香以次官一員詣西班行香先是閣門得旨國忌行香宰執致齋不赴其西壁武臣闕官押班已降旨揮差使相或太尉節度使等押班可令文武班內班上一員東壁押班止令西壁散香今後準此至是禮部太常寺重別指定來上故有是命四年

十月太常少卿齊慶胄言每遇國忌文武班列莫敢不肅唯是武臣一班員數絕少或以疾病在告多不赴赴詔閣門御史臺申嚴行下如有違戾彈劾聞奏九年十月侍御史張太經奏比來國忌行香日分合赴官類多託疾在告以免夙興拜跪之勞乞自今如遇行香日有稱疾託故不赴者從本臺彈奏乞置典憲從之

群臣私忌開寶敕文應常參官及內殿起居職官等自今刺史郎中將軍以下遇私忌請準式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私第其後有司言臣僚忌日恩賜其間甚有無名者如劉繼元李煜劉鋹之類皆身爲降俘亡沒已久而尚霑恩賜及周朝忌日尚有追薦本朝亦有追尊皇后生日道場并諸神祠亦有爲生日者請付禮官詳議不經之物一切省去詔周朝忌日仍舊餘罷之

志卷第七十六

宋史卷七十七

志卷七十七

宋史一百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箱鑾國史總經筵事都總

禮二十七 凶禮三

外國喪禮及入弔儀 諸臣喪葬等儀

凡外國喪告哀使至有司擇日設祭於內東門之北
隅命官攝太常卿及博士贊禮俟太常卿奏請即向
其國而哭之五舉音而止皇帝未釋素服人使朝見
不宣班不舞蹈不謝面天顏引當殿喝拜兩拜奏聖
躬萬福又喝拜兩拜隨拜萬歲或增賜茶藥及傳宣

萬曆三十八年刊

宋史志卷七十七

撫問卽出班致詞訖歸位又喝拜兩拜隨拜萬歲喝
祇候退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北朝皇太后凶計遣
使來告哀詔遣官迓之廢朝七日擇日備禮舉哀成
服禮官詳定儀注以聞其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幕殿
俟時釋常服服素服白羅衫黑銀帶素紗軟脚幞頭
太常卿跪奏請皇帝爲北朝皇太后凶計至掛服又
奏請五舉音文武百僚進名奉慰退幕殿仍遣使祭
奠弔慰三年正月契丹賀正使爲本國皇太后成服
所司設幕次香酒及衰服經杖等禮直官引使副已
下詣位北向再拜班首詣前執盞跪奠俛伏興歸位

皆再拜俟使已下俱衰服經杖成服訖禮直官再引
各依位北向舉哭盡哀班首少前去杖跪奠酒訖執
杖俛伏興歸位焚紙馬皆舉哭再拜畢各還次服吉
服歸驛天聖八年六月契丹使來告哀禮官詳定北
朝凶計宜於西上閣門引來使奉書令閣門使一員
跪受承進宰臣樞密使已下待制已上並統都亭驛
弔慰七月一日使者耶律乞石至帝與皇太后發哀
苑中使者自驛赴左掖門入至左昇龍門下馬入北
偏門階下行至右昇龍北偏門入朝堂西偏門至文
德殿門上奉書太常博士二員與禮直官贊引入文

德殿西偏門階下行至西上閣門外階下面北跪進書閣門使跪受承進太常博士禮直官退使者入西上閣門殿後偏門入宣祐西偏門行赴內東門柱廊中間過幕次祇候朝見訖赴崇政殿門幕次祇候朝見皇太后訖出三日近臣慰乞石于驛嘉祐三年正月契丹告國母哀使人到闕入見皇帝問云卿離北朝日姪皇帝悲苦之中聖躬萬福朝辭日卿云皇帝傳語北朝姪皇帝嬪太皇太后上僊遠勞人使訃告春寒善保聖躬中書樞密以下待制已上赴驛弔慰云竊審北朝太皇太后上僊伏惟悲苦五月獻遺芻

物明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夏王趙德明薨特輟朝三日令司天監定舉哀掛服日辰其日乘輿至幕殿服素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御坐前跪奏請皇帝爲夏王趙德明薨舉哀又奏請十五舉音又奏請可止文武百僚進名奉慰告哀使副已下朝見首領并從人作兩班見先首領見兩拜後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隨拜萬歲喝賜例物酒食跪受起又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祇候退從人儀同是日皇太后至幕殿釋常服白羅大袖白羅大帶舉哀如皇帝儀其遣使致弔慰如契丹

其入弔奠之儀乾興元年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
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
知制誥馬貽謀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左金
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皇太后
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
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
御坐又於稍東設御坐祭奠弔慰使副並素服由西
上閣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
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閣門舍人贊引耶
律三隱等詣神御坐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

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到升殿西階詣神御坐前上
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
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坐中書樞密院起居畢簾外
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
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坐俟皇帝升
坐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
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
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舍
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日新等
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坐中書樞密院俟立如儀

舍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
宋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副使張士
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都亭驛英宗即位契丹使來
賀乾元節命先進書奠梓宮見于東階放夏國使人
見客省以書幣入後弔慰使見殿門外契丹祭奠使
見于皇儀殿東廂群臣慰于門外使人辭于紫宸殿
命坐賜茶故事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神宗
之喪夏國陳慰使丁努寇名謨鐸副使呂則陳聿精
等進慰表于皇儀門外退赴紫宸殿門賜帛有差元
祐初高麗入貢有太皇太后表及進奉物樞密院請

遵故事惟答以皇帝回諭敕書已而宣仁聖烈太后
崩禮部太常閣門同詳定高麗奉慰使人於小祥前
後到闕令於紫宸殿門見安省受表以進賜器物酒
饌退並常服黑帶不佩魚候見罷純吉服淳熙十四
年金國弔祭使到闕惟皇帝先詣梓宮行燒香禮及
使入門祭訖皆就幄舉哭外陳設行事並如先朝舊
儀其奉辭日有司亦先設神御坐及設香案茶酒果
食盤臺於几筵殿上宰執升殿分東西立侍從官於
殿下西面立使副入門殿上下皆哭使副升殿哭止
使副詣神坐前一拜上香奠茶三奠酒畢拜興讀祭

文官詭讀祭文一拜興殿上下皆哭使副俱降歸位立又再拜訖退

諸臣之喪國制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有疾皆乘輿臨問如小疾在家或幸其第有至三四者其宮邸有禁中多不時而往惟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勞加禮焉建隆元年七月宰相范質有疾太祖親幸其第賜黃金銀絹有差開寶二年趙普有疾帝再往視賜銀四兩絹甚厚太平興國中鎮寧軍節度楊信久病瘖忽能言帝異之遽幸其第加賜賁大中祥符三年三月鎮安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

疾亟帝將臨視之其日大忌宰相言於禮非便遂遣內侍以諭保吉明日始臨省馬六月幸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第視疾賜白金千兩衣著千匹名藥一奩熙寧七年十二月詔頒新式凡臨幸問疾者賜銀絹宰相及樞密使帶使相者二千五百兩匹樞密使使相二千兩匹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匹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宜徽使七百五十兩匹殿前都指揮使一千五百兩匹駙馬都尉任使相以下者二千五百兩匹任節度觀察留後以下者一千五百兩匹並入內內侍

省取賜

車駕臨奠太常新禮宰相樞密宣徽使叅知政事樞密副使駙馬都尉薨皆臨幸奠酹及發引乘輿或再往咸平二年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楊礪卒即日月雨臨其喪大中祥符元年殿前都虞侯端州防禦使李繼和卒真宗將臨其喪以問宰臣對曰繼和以品秩實無此禮陛下敦序外族先朝亦嘗臨杜審瓊之喪於禮無嫌帝然之即日幸其第康定二年右正言知制誥吳育奏臣竊見車駕每有臨奠臣僚宗戚之家皆即時出幸道路不戒羽衛不全從官奔馳衆目驚

異萬乘法駕豈慎重之意乎雖震悼方切於皇慈而舉動貴合乎經禮臣竊詳通禮舊儀蓋俟喪家成服然後臨奠於事不迫在禮亦宜臣愚欲乞今後車駕如有臨奠去處乞俟本家既歛成服然後出幸則思意容典詳而得中警蹕羽儀備之有素事下禮官議遭喪之家有出殯日乃成服者恐至時難行臨奠請自今聖駕臨奠臣僚宗戚之家若奏計在交未前即傳宣閣門只於當日令所屬候儀衛備奏請車駕出幸若奏計在交未後即次日臨奠庶使羽衛整肅於事為宜詔可其儀乘輿自內出千牛將軍四人執戈

一人執挑一人執芻前導車駕將至所幸之第贊禮者引喪主哭於大門內望見乘輿止哭再拜立於庭皇帝至幕殿改素服就臨喪主內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喪主內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已下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內通禮著皇帝臨諸王妃王外祖父母皇帝父母宗戚貴臣等喪出宮服常服至所臨處變服素服天聖喪葬令皇帝臨臣之喪一品服錫衰三品已上總衰四品已下疑衰皇太子贈弔三師三少則錫衰宮臣四品已上總衰五品已下疑衰

輟朝之制禮院例冊文武官一品二品喪輟視朝二日於便殿舉哀掛服文武官三品喪輟視朝一日不舉哀掛服然其車駕臨問并特輟朝日數各繫聖恩一品二品喪皆以翰林學士已下爲監護葬事以內侍都知已下爲同監護葬事葬日輟視朝一日皆取旨後行慶曆五年四月禮院奏準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院曾公亮奏朝廷行輟朝禮並乞以聞哀之明日輟朝其假日便以克數仍爲永例如值其日前殿須坐則禮有重輕自可畧輕而爲重更不行輟朝之禮臣今看詳公亮所奏誠於輟朝之間適宜順變然

慮君臣恩禮之情有所未盡欲乞除人使見辭春秋
二宴合當舉樂卽於次日輟朝餘乞依公亮所奏詔
可太平興國六年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薛居
正薨準禮一品喪合輟二日詔特輟三日其後鄧王
錢俶太師趙普右僕射李沆薨皆一品合輟二日詔
並特輟五日二品三品者亦有特輟焉太平興國九
年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李穆卒準禮諫議大夫不
合輟朝特輟一日開寶三年羅彥瓌魏仁浦薨以郊
祀及軍事不輟朝景德四年同平章事王顯薨以皇
帝朝拜諸陵吉凶難於相干更不輟朝康定元年光
祿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輟朝臺官言卿監職任疎
遠恩禮不稱自後遂不輟朝孝宗乾道三年四月一
日太常寺言皇伯母秀王夫人薨輟朝五日內二日
不視事乞自今月二日始輟朝至六日止其二日
三日並不視事從之

舉哀掛服尚舍設次於廣德殿或講武殿大明殿其
後皆於後苑壬地前一日所司預設舉哀所幕殿周
以簾帷色用青素其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幕殿待臣
奏請降輿俟時釋常服服素服白羅衫黑銀腰帶素
紵軟脚幞頭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御坐前跪奏請

皇帝為某官薨舉哀以請舉哭十五舉音又奏請可
止中書門下文武百官進名於崇政殿門外奉慰皇
帝釋素服常服乘輿還內建隆四年山南東道節
度使慕容延釗卒太祖素服發哀其後趙普薨太宗
亦如之景德四年李沆薨禮官言舉哀品秩雖載禮
典伏緣國朝惟趙普曹彬曾行茲禮今望裁自聖恩
詔特釋日舉哀自後宰臣薨皆用此禮真宗乳母秦
國延壽保聖夫人卒以太宗喪始暮疑舉哀禮官言
通禮皇帝為乳母總麻按喪葬令皇帝為總一舉哀
止秦國夫人保傳聖躬宜備哀祭况太宗之喪已終

易月之制今為乳母發哀合於禮典從之鄭國長公
主薨禮官言降服大功擇日成服緣居大行皇太后
大祥之內衰服未除典禮舊章以輕包重酌情順變
禮當厭降望不成服皇親諸親亦不制服帝曰宗室
諸王皆不制服情所未忍至期當遣諸王就其第成
服及令皇后臨奠餘如所請皇從弟右監門衛大將
軍德鈞卒以皇帝恭謁陵寢罷舉哀成服天禧元年
太尉王旦薨時季秋大享明堂其日發哀真宗疑之
禮官言祠事在質明之前成服於既祠之後於禮無
嫌詔可康定二年皇子壽國公昕薨年二歲禮官言

已有爵命宜同成人遂發哀成服熙寧十年永國公薨係無服之殤詔特舉哀成服元祐元年王安石薨在神宗大祥之內司馬光薨亦在諒闇中皆不舉哀成服高宗於劉光世張俊秦檜之喪皆為臨奠然設幄舉哀成服之禮未之行也孝宗乾道三年始為皇伯母秀王夫人薨設幕殿後苑壬地舉哀成服復舉行焉皇太后皇后為本族之喪孝明皇后姊太原郡君王氏卒中書門下據太常禮院狀準禮例皇后合出就故彰德軍節度使王饒第發哀成服文武百僚詣其第進名奉慰從之章穆太后母楚國太夫人吳

氏薨太常禮院言皇帝為外祖母本服小功詳開通禮卽有舉哀成服之文又緣近儀大功以上方服今請皇太后擇日就本宮掛服雍王以下為外祖母給假其後太后嫡母韓國太夫人薨亦用此制章獻明肅皇后改葬父母前一日皇后詣櫬所俟時詣成服所改服總尚儀奏請詣靈樞發哭奠酒退六宮內人立班奉慰掩壙畢皇后詣墳奠獻再拜釋服還宮外命婦進牋奉慰如儀

輟樂太平興國七年十月中書言今月七日乾明節選定二十二日大宴二十日叅知政事實儻卒明日

皇帝親幸其第臨喪慟哭設奠還宮卽令罷宴有司奏伏以百司告備六樂在庭睿聖至仁聞哀而罷是以顯君父愛慈之道勵臣子忠孝之心伏請宣付史館傳錄美實詔可天禧二年九月十一日宴近臣于長春殿餞河陽三城節度使張旻赴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嘉祐六年三月五日宰臣富弼母秦國大夫人薨十七日春宴禮院上言君臣父子家國均同元首股肱相濟成體貴賤雖異哀樂則同一人向隅滿堂嗟戚今宰臣新在苦塊欲乞罷春宴擊樂以表聖人優恤大臣之意詔下并春宴擊樂罷

賻贈凡近臣及帶職事官薨非詔葬者如有喪訃及遷葬皆賜賻贈鴻臚寺與入內內侍省以舊例取旨其嘗踐兩府或任近侍者多增其數絹自五百匹至五十匹錢自五十萬至五萬又賜羊酒有差其優者仍給米麥香燭自中書樞密而下至兩省五品三司三館職事內職軍校并執事禁近者亡歿及父母近親喪皆有贈賜宗室蕃功袒免乳母殤子及女出適者各有常數其特恩加賜者各以輕重爲隆殺焉建隆元年十月詔有死于矢石者人給絹三匹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存撫之慶曆二年詔陣亡軍校無子孫

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熙寧七年參酌舊制著爲新式諸臣喪兩人以上各該支賜孝贈只就數多者給官與職各該賻贈者從多給差遣權並同權發遣並與正同諸兩府使相宣徽使并前任宰臣問疾或澆奠已賜不願敕葬者并宗室不經澆奠支賜雖不係敕葬並支賻贈餘但經問疾或澆奠支賜或敕葬者更不支賻贈前兩府如澆奠只支賻贈仍加絹一百布一百羊酒米麪各一十諸支賜孝贈在京羊每口支錢一貫以折第二等絹充每匹折錢一貫三百文

餘支本色在外米支白秈米麪每石支小麥五斗酒支細色餘依價錢諸文臣卿監以上武臣元係諸司使以上分司致仕身亡者其賻贈並依見任官三分中給二限百日内經所在官司投狀召命官保關申限外不給待制觀察使以上更不召保元豐五年詔廊延路沒於王事有家屬見今在本路欲歸鄉者給賻外其大使臣以上更支行李錢百千小使臣五十千差使殿侍三十千其餘比類支給紹興二十六年詔今後命官實因幹辦公事邂逅非理致死者並遵依舊法所有李光申請於紹興條內添注日限指揮

更不施行舊法非理致死者謂焚溺墜壓之類通判以上賜銀五百兩餘三百兩職司已上取旨初紹興二年五月吏部侍郎李光申明立定折跌骨五十餘日三十日內身亡之人並支前項銀數至是戶部侍郎宋貺言自立定日限後來多是因他病身故之人子孫規圖賞給計會所屬旋作差出名目陳乞保奏誠為欺罔故有是命

詔葬禮院例冊諸一品二品喪敕備本品鹵簿送葬者以少牢贈祭於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諸重一品柱鬲六五品已上四六品已下二諸銘旌三

品已上長九尺五品已上八尺六品已上七尺皆書某官封姓之柩諸輜車三品已上油幃朱絲絡網施襪兩廂畫龍幃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已上油幃施襪兩廂畫雲氣垂四旒蘇九品已上無旒蘇庶人鼈甲車無幃襪畫飾諸引披鐸翼挽歌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翼挽歌六行三十六人四品二引二披四鐸四翼挽歌者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六品九品謂非升朝者一挽歌四人其持引披者皆布幘布深衣挽歌白練幘白練褙皆執鐸綽並鞵襪諸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魃頭諸

纛五品已上其竿長九尺已下五尺已上諸葬不得以石爲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方牖檻棺內不得藏金寶珠玉又按會要勳戚大臣薨卒多命詔葬遣中使監護官給其費以表一時之恩凡凶儀皆有買道方相引魂車香蓋紙錢鵝毛影輿錦繡虛車大輿銘旌儀棺行幕各一挽歌十六其明器牀帳衣輿結彩牀皆不定數墳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入墳有當壙當野祖思祖明地軸十二時神誌石券石鐵券各一殯前一日對靈柩及至墳所下事時皆設敕祭監葬官行禮熙寧

初又著新式頒于有司乾德六年三月中書令秦國公孟昶薨其母李氏繼亡命鴻臚卿范禹偁監護喪事仍詔禮官議定吉凶儀仗禮例以聞太常禮院言檢詳故事晉天福十二年葬故魏王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待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例並用一品禮墓方圓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音身隊二十人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十二時神蚊厨帳暖帳各一轎車一挽歌三十六人拂一纛一翬六輜車魂車儀槨車買道車誌石車各一方相氏鵝毛纛銘旌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穀輿

酒醢輿衣物輿庖牲輿各一黃白紙帳園宅象生什物行幕并誌文挽歌詞啓攢啓奠祝文並請下有司脩製其儀太僕寺革輅兵部本品鹵簿儀仗太常寺本品鼓吹儀仗殿中省繖一曲蓋二朱漆團扇四自第導引出城量遠近各還贈玉一纁二贈祭少牢禮科亦請下光祿太府寺少府監諸司依禮供應又楚王母依子官一品例準令文外命婦一品侍近二人青衣六人偏扇方扇各十六行鄣三坐鄣二白銅飾犢車駕牛馭人四從人十六夾車從車六繖一大扇一團扇二戟六十伏緣久不施用如特賜施行即合

於孟昶吉凶仗內相參排列詔並令排列祇應仍俟導引至城外分半導至西小墳下及葬命供應官周貽慶押奉議軍士二指揮以護至洛陽又賜于玄喆墳莊一區開寶四年建武節度使何繼筠卒詔遣中使護葬仍賜寶劍甲冑同葬咸平元年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葬鹵簿鼓吹備而不作以在太宗大祥忌禁內也元豐五年崇信軍節度使華陰郡王宗旦薨聽以旌節牌印葬尋又詔不即隨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罪之紹興二十四年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葬上曰張俊極宜心與他將不同恩數務

從優厚仍賜十梁額花冠貂蟬籠巾朝服一襲水銀二百兩龍腦一百伍十兩其故臣揚存忠薨孝宗令諸寺院聲鐘仍賜水銀龍腦以歛熙寧新式先是知制誥曾布言竊以朝廷親睦九族故於死喪之際臨弔賻恤至於窀穸之具皆給於縣官人擇近臣專董其事所以深致其哀榮而盡其送終之禮近世使臣沿襲故常過取饋遺故私家之費往往倍於公上祥符中患其無節嘗詔有司定其數皇祐中又著之編敕令使臣所受無過五百朝臣無過三百有違之者御史奏幼伏見比歲以來不復循守其取之者不啻十倍於

著令乞取舊例裁定酌中之數以爲永式詔令太常禮院詳定令布裁定以聞嘉祐七年詔太宗正自今皇親之喪五年以上未葬者不以有無尊親新喪並擇日葬之初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言故事皇親係節度使以上方許承凶營葬其卑幼喪皆隨葬之自慶曆八年後積十二年未葬者幾四百餘喪官司難於卒辦致候王薨百日不及葬請自今兩宅遇有尊屬之喪不以官品爲限而葬之下判太宗正司太常禮儀院司天監議而有是詔元祐中又詔御史臺臣僚父母無故十年不葬即依條彈奏及令吏部候限

滿檢察尚有不葬父母即未得與開升磨勘如失檢察亦許彈奏

追封冊命通禮策贈貴臣守宮於主人大門外設使副位使人公服從朝堂受策載於犢車各備鹵簿至主人之門降車使者稱有制主人降階稽顙內外皆哭讀冊訖主人拜送之國朝之制有於私第冊之者有於本道冊之者私第冊之者乾德二年正衙命使冊贈孟昶尚書令追封楚王是也本道冊者建隆元年故特進檢校太師南平王高保融奉敕贈太尉端拱元年故守太師尚書令鄧王錢俶特追封秦王是也其儀與通禮大略相類不復錄

定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

贈官

本家錄行狀

上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叅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錄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聞蘊德立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一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謚盡廢後以直史館朔旦言舊制文武官臣僚皆以功

行上下各賜謚法近朝以來遂成闕典建隆以後臣僚三品以上合賜謚者百餘人望令史館編錄行狀送禮官定謚付館脩入國史詔今後並令禮官取行狀定謚送考功詳覆關送史館永為定式直集賢院王皞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為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為之褒貶近者臣僚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父祖別無善政慮定謚之際斥其繆戾皆不請謚竊惟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為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然用

為勸懲今若任其遷避則為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今後不必候其請謚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考諸方冊別無明證惟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臣謂春秋之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謚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請誅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詳定如皞請焉禮院更議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已葬請謚乃言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啓殯告贈謚於柩前無

贈者設啓奠即告謚既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
盧弈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
年乃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原以爲非旌善之禮而
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
禮追遠請謚順也又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啓奠告謚
而爲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
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一用唐令然請謚
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所贈遺故
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
又罷贈遺自此既葬請謚者甚衆歲月浸久官闕行
跡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
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
司之議也詔自今得謚者令墓前奏請或其家不請
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前墓牒史館及付其家即徇
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旣葬請謚者不定
謚

志卷第七十八

宋史一百二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禮二十八 凶禮四

士庶人喪禮 服紀

士庶人喪禮開寶三年十月詔開封府禁喪葬之家不得用道釋威儀及裝束異色人物前引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重定士庶喪葬制度昉等奏議曰唐大曆七年詔喪葬之家送葬祭盤只得於喪家及塋所置祭不得於街衢張設又長慶三

萬曆二十八年刊

年令百姓喪葬祭奠不得以金銀錦繡爲飾及陳設
音樂葬物稍涉僭越並勒毀除臣等叅詳子孫之葬
父祖卑幼之葬尊親全尚撲素卽有傷孝道其所用
錦繡伏請不加禁斷其用音樂及欄街設祭身無官
而葬用方相者望嚴禁之其詔葬設祭者不在此限
又準後唐長興二年詔五品六品常叅官喪舉昇者
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牀七品常叅
官昇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牀六品
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昇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
器十五事置五牀並許設紗籠二庶人昇者八人明
器十二事置兩牀悉用香輦魂車其品官葬祖父母
父母品甲者聽以子品葬妻子者遞降一等其四品
以上依令式施行望令御史臺街司頒行限百日率
從新制限滿違者以違禁之物給巡司爲賞喪家輒
舉樂者譴伶人他不如制者但罪下里工作從之九
年詔曰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蓋聞隣里
之內喪不相舂苴麻之芻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
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之
際歌味爲娛靈柩之前令章爲戲甚傷風教實紊人
倫今後有犯此者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

在官吏常加覺察如不用心並當連坐景德二年開封府言文武官亡歿諸寺擊鐘未有定制欲望自今大卿監大將軍觀察使命婦郡夫人已上即據狀聞奏許於天清開寶二寺擊鐘其聲數旋俟進止自餘悉禁從之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

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禪風化之美從之二十八年戶部侍郎榮蕤言比因臣僚陳請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爲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賈廣必積累而後辦至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爲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况州縣休息之義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乃附郭近便處官司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標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

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
貧下之民并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候
將來州縣標檢到荒閑之地別行取旨詔依仍令諸
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標撥

服紀宋天子及諸臣服制前史皆散記諸禮中未嘗
特錄之也後史則表而出之高宗於外廷以日易月
於內廷則行二年之禮御初則淺素淺黃孝宗又力
持三年之制皇帝未成服則素紗軟脚幘頭白羅袍
黑銀帶絲鞋成服日布梁冠朱熹云當用十二梁首經直領布
大袖衫朱熹云下已常用布裙袴腰經竹杖白綾襯衫

或斜巾帽子視事日去以首經小祥日啟服布幘頭欄衫腰

經布袴大祥畢服素紗軟脚幘頭白羅袍素履黑銀帶禪祭畢

素紗軟脚幘頭淺色茜羅袍黑銀帶禪廟日服履黃袍紅帶

御正殿視事則阜幘頭淡黃黑鞋犀帶素絲鞋此中興後

制也孝宗居憂再定三年之制其服布冠直領大袖衫

布裙首經腰經竹杖小祥不易服大祥禮畢始去杖去經

禪祭畢始服素紗軟脚幘頭白袍黑銀帶禪廟畢服阜

幘頭黑鞋犀帶每遇過廟謁則衰經行禮二十

五月而除三年之內禁常服布巾布衫布背子視

事則御內殿服白布幘以白布袍黑銀帶殿設素幄

每五日一次過宮則衰而杖虞祭則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受金使弔則衰而御德壽殿東廊之素幄受賀節使則御垂拱殿而之素幄是時宰執近臣皆不肯行惟斷自上心堅不可奪大臣乃不敢言贊其決者惟敕局下僚沈清臣一人而已

臣爲君服宋制有三等中書門下樞密使副尚書翰
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判軍文武二品以上布梁冠
直領大袖衫布梧袴腰經竹杖或布幘頭欄衫布斜
巾絹襯服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
內客省宣政昭宣知閤門事前殿都知押班布梁冠

直領大袖衫裙袴腰經或幘頭欄衫自餘文武百官
布幘頭欄衫腰經而已入局治事並不易服宰執奏
事去杖小祥去冠餘官奏事如之大祥素紗軟脚折
上巾黻公服白鞞錫帶禪除畢去黻服常服仍黑帶
阜鞍韉耐廟畢始純吉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
以終制光宗居孝宗之憂趙汝愚當國始令群臣服
白涼衫阜帶治事逮終制乃止寧宗居光宗之憂復
令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阜帶以治事從禮
部侍郎陳宗召請也諸路監司州軍縣鎮長吏以下
服布四脚直領布欄衫麻腰經朝晡臨三日除之內

外命婦當入臨者布裙衫帔首經絹襯衫帕首士庶
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
之家至山陵祔畢乃許嫁娶仍不用花綵及樂淳熙
十四年十月以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閣門舍
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
從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幘頭欄衫布袴腰經布
涼繖鞍韉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幘頭黥色公服
黑鞵犀帶青繖阜鞍韉俟禫除卽從吉服仍繫黑帶
去魚涼繖韉並從禫制并去絨座三節人衣紫衫黑
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
易服用從之或遺留遺信物使同上服

喪禮雜議慶曆七年侍御史吳鼎臣言武班及諸職
司人吏曾因親喪出入禁門甚有褻素紗幘頭者殊
失肅下尊上之禮欲乞文武兩班除以官品起復許
褻素紗外其餘臣僚并諸職司人吏雖有親喪服未
除並須光紗加首不得更褻素紗詔送太常禮院禮
官言準令文凶服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在朝叅處
常服各依品服惟色以淺無金玉飾在家依其服制
其被起者及暮喪以下居式假者衣冠朝集皆聽不
預今鼎臣所奏有礙令文詔依所定如遇筵宴其服

淺色素紗人更不令祇應

丁父母憂淳化五年八月詔曰孝爲百行之本喪有三年之制著于典禮以厚人倫中外文武官子弟或父兄之淪亡蒙朝廷之齒叙未及卒哭已聞蒞官遽忘哀戚頗玷風教自今文武官子弟有因父亡兄歿特被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趣赴公叅御史臺專加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咸平元年詔任三司館閣職事者丁憂並令持服又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旣受代而喪制未畢者許其終制尋令川峽官除州軍長吏奏裁餘並許解

官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且忠孝恩義士所執守一悖於禮其何能立今執事盈庭各務簡易况無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闕不可習以爲例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毋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

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

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慶曆二年太常禮院議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終喪時以武臣入流者雜難盡解官詔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並聽終制仍續月奉武臣非在邊而願解官者聽凡奪情之制文臣諫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凡公除與祭景祐二年禮儀使言天聖五年太常

禮院言自來宗廟祠祭皆宰臣叅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復改差多致妨闕檢會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祭御史以禮有總麻已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准禮諸侯絕周大夫絕總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總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欲人吉凶不相黷也魏晉已降變而從權總已上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今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宮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又王涇郊祀錄總麻已上

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總麻已上喪遣充掌事者笞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起請皆援引典故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請依郊祀錄總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元貞起請證據分明王涇所說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慶曆七年禮官

邵必言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宮皆許行事按唐吏部所請慘服旣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以爲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總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謂總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

郊太廟俱爲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爲愈重朝廷每因大禮侍祠之官普有霑養使居喪之人得預祠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惟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綬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則郊祀吉禮則爲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聯職僅取齊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麤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

不入若緣郊廟大禮惟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宮得
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天聖五年侍講學
士孫奭言伏見禮院及刑法司外州執守服制詞旨
俚淺如外祖卑於舅姨大功加於嫂叔顛倒謬妄難
可遽言臣於開寶正禮錄出五服年月并見行喪服
制度編附假寧令請下兩制禮院詳定翰林學士承
旨劉筠等言奭所上五服制度皆應禮經然其義簡
奧世俗不能盡通今解之以就平易若兩相爲服無
所降殺舊皆言服者具載所爲服之人其言周者本
避唐諱合復爲期又節取假寧令附五服敕後以便
有司仍板印頒行而喪服親踈隆殺之紀始有定制
矣

子爲嫁母景祐二年禮官朱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郭禎幼孤母邊更嫁有子禎無伯叔兄弟獨
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禎解官行服按五服制度
敕齊衰杖朞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
母其左方注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
無服詔議之侍御史劉夔曰按天聖六年敕開元五
服制度開寶正禮並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不
異然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並解官齊衰杖期及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心
喪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爲
生已者律疏云心喪者爲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
服二十五月內爲心喪載詳格令子爲嫁母雖爲父
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
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今龍圖閣學
士王傳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爲出嫁母解官行喪者
使生爲母子沒同路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且
杖朞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逮乎天寶降敕俾終
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晉袁準謂爲人後猶服嫁

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
釋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譙周云非父所絕爲
之服周可也昔孔鯉之妻爲子思之母鯉卒而嫁於
衛故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
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卽父後也石苞問淳于
睿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
嫁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
譏君爲詳正睿引子思之義爲答且言聖人之後服
嫁母明矣積之行服是不爲過詔兩制御史臺禮院

再議曰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爲之服朞謂非生已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爲已母唐上元元年敕父在爲母尚許服三年今母嫁旣是父終得申本服唐紹議曰爲父後者爲嫁母杖周不爲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寶六載敕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嫁齊衰杖期爲父後者亦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堊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之母子無絕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

喪三年侍講學士馮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敕國朝見行典制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服三年又引劉智釋議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母齊衰卒哭乃除蓋天寶之制言諸子爲出母嫁母故云並終服三年劉智言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故云猶爲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况天聖五服年月敕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降杖朞則天寶之制已不可行又但言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卽不言解官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

服式若俯同諸子杖朞又於條制相戾請凡子爲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議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中心喪則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通禮五服年月敕爲父後爲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遠如諸子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服齊衰杖朞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內爲心喪其義一也郭積應得子爲父後之條緣其解役行服已過朞年難於追改後當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中心喪

子爲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修冊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禮官言按周制庶子在母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爲慈母且猶三年况親所生乎嫡母雖尊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此而屈降支子也南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後嫡母吳郡公主

薨葬畢令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若特有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爲名自今顯官有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第遣釐職熙寧三年詔御史臺審決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追服所生母喪御史臺言在法庶子爲父後如嫡母存爲所生母服總三月仍解官申心喪若不爲父後爲所生母持齊衰三年正服而禫今定所生仇氏亡日定未嘗請解官持心喪止以父老乞還侍養宜依禮制追服總麻而解官心喪三年時王安石比定擢爲太子中允而言者俱罷免婦爲舅姑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

喪服傳開元禮儀纂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爲舅姑服周近代時俗多爲重服劉岳書儀有奏請之文禮圖刑統乃邦家之典豈可守書儀以說而爲國章邢判少卿事薛允中等言戶婚律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等各離之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又書儀舅姑之服斬衰三年亦準勅行用律勅有差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議曰謹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暮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右理爲當况五服制度前代增益甚多按唐會要嫂

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朞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朞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姨舅同服總麻及堂姨舅袒免至今遵行况三年之內九筵尚存豈可夫處苦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姊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况婦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朞年乃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况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爲萬世法欲望自今婦爲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嫡孫承重天聖四年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潁川郡君鍾歿並無服重子婦餘孤孫七人臣最居長今已服斬衰卽未審解官以否禮院言按禮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二年正義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父卒爲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爲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朞今父歿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又按今文爲祖後者卒爲祖母祖父歿適孫爲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並解官合依禮令寶元二年度支

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是見臣所生毋服紀之制罔知所適乞降條制庶知遵守詔送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言五服年月敕齊衰三年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又曰齊衰不杖朞爲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毋亦同惟爲祖後者不服又按通禮義纂爲祖後者父所生庶毋亡合三年否記云爲祖母也爲後三年不言適庶然奉宗廟當以貴賤爲差庶祖母不祔於皇姑已受重於祖當爲祭主不得申於私恩若受重於父代而養爲後可也又曰庶祖母合從何服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爲祖庶毋

後者之服晉士廙議曰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婦人無子託後族人猶爲之服况其子孫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歿爲母得申三年孫無由獨屈當服之也看詳五服年月敕不載特重之又於義纂卽有所據今薛紳不爲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王洙言五服年月敕與新定令文及通禮正文內五服制度皆聖朝典法此三處並無爲父所生庶毋服三年之文唯義纂者是唐世蕭嵩王仲丘等撰集非創修之書朱可掘以決事且所引兩條皆近世諸儒之說不出於六經臣已別狀

奏駁今薛紳爲映之孫耀卿爲別子始祖紳繼別之後爲大宗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承傳其重者也不可輒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喪以廢始祖之祭也臣謹按禮經所謂重者皆承後之文據義纂稱重於父亦有二說一者嫡長子自爲正體受重可知二者或嫡長亡取嫡或庶次承傳父重亦各爲受重也若繼別子之後自爲太宗所承至重不得更遠係庶祖母爲之服三年惟其父以生已之故爲之三年可也詳義纂所謂受重於父者指嫡長子亡次子承傳父重者也但其文不同耳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詳定

聞奏衆官參詳耀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充親於慈母庶母祖母庶祖母也耀卿旣亡紳受重代養當服之也又薛紳項因藉田覃恩乞將叙封母氏恩澤廻授與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紳官爵未合叙封祖母蓋朝廷以耀卿已亡紳是長孫敦以孝道持許封邑豈可王先生則輒邀國恩歿則不受重服况紳被王氏鞠育之恩體尊義重合令解官特齊衰二年之服詔從之皇祐元年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叔從簡爲祖父中立服後四日亡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禮官宋敏求議曰自開元禮以前嫡孫卒則次孫承重况

從簡爲中子已卒而祖仁爲嫡孫 古者重嫡正貴
所傳其爲後者皆服三年以主虞練祥禫之祭且三
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者有變也今中立未
及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或謂
已服朞不當改服斬而更爲重制按儀禮子嫁反在
父室爲父三年鄭氏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
朞出而虞則以三年之喪是服可再制明矣今祖仁
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葬
者用再喪制服遂著爲定式熙寧八年禮院請爲祖
著重者依封爵令立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

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如又無之卽立庶
長孫行斬衰服於是禮房詳定古者封建國邑而立
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嫡孫傳重所以
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於商禮則嫡子死立衆子
然後立孫今旣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嫡孫
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
重卽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時知廬州
孫覺以嫡孫解官持祖母服覺淑父在有司以新令
乃改知潤州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請祖母亡有
嫡曾孫次莊爲嫡孫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孫承重之

文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嫡子死無諸子卽嫡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自依禮令

雜議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彞聘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彞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按禮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又刑統云依禮有二月廟見有未廟見就婚等三種之文妻並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惟不得違約改嫁自餘相犯並同凡人今詳女合服斬衰

於室旣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櫬卽除之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陳可言臣昨與本軍進士黃價同保臣預解送之後本軍言黃價昨赴舉時有叔爲僧喪服未滿臣例當駁放竊思出家制服禮律俱無明文况僧犯大罪並無緣坐犯事還俗準敕不得均分父母田園又釋門儀式見父母不拜居父母喪不經死則法門弟子爲之制服其於本族並無服式望下禮官詳議許其赴試太常禮院言檢會敕文暮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爲叔父齊衰暮外繼者降服大功九月其黃價爲叔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皇祐四年吉州

司理叅軍祝神幼孤鞠於兄嫂已嘗爲嫂持服兄喪
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爲言仁宗曰近世蓋有匿親
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
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繼絕熙寧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館蔡延慶父褒故
太尉齊之弟也齊初無子子延慶後齊有子而褒絕
請復本宗禮官以請許之紹聖元年尚書省言元祐
南郊赦文戶絕之家近親不爲立繼者官爲施行今
戶絕家許親近尊長命繼已有著令卽不當官爲施
行四年右武衛大將軍克務乞故登州防禦使東牟

侯克端子叔博爲嗣請赴期朝參起居而不爲克端
服大宗正司以聞下禮官議宜終喪三年遂詔宗室
居父母喪者母得乞爲繼嗣大觀四年詔曰孔子謂
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歸心王安石子雱無嗣有族子
棣已嘗用安石孫恩例官可以棣爲雱後以稱朕善
善之意先是元豐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爲
孫據管侍中荀顛無子以兄之孫爲孫其後王彥林
請以弟彥通爲叔母宋繼絕孫詔皆如所請淳熙四
年十月二十七日戶部言知蜀州吳橫申明乞自今
養同宗昭穆相當之子夫死之後不許其妻非理遣

宋史卷七十八
還若所養子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實有顯過卽聽所
養母愬官近親尊長證驗得實依條遣還仍公共繼
嗣

宋史志卷七十八

志卷第七十九

宋史一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鄧國軍節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樂一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
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
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
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
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
神瞽法鑄編鐘旣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

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舛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野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稭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脩鐘量廢四清聲詔

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大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求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鍾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歎作興當是時桑間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

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
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
不可異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
定不易之論者諸家之說累黍既各執異論而身爲
度之說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矣觀其高
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
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
論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
愚者可諭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有不奪
倫移尺換羽特餘事耳去漁濫靡曼而歸之和平澹

泊六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以大抵皆用先朝之
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而相
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理
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
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
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俾來者有考焉爲
樂志

王者致治有四達之道其二曰樂所以和民心而化
天下也歷代相因或有制作唐定樂令惟著器服之
名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北鄙鄭衛而已先

王雅樂殆將掃地晉天福中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
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嘗觀樂縣問宮人不能答由是
患雅樂凌替思得審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詔翰林學
士竇儼兼判太常寺與樞密使王朴同詳定朴作律
準編古今樂事為正樂宋初命儼仍兼太常建隆元
年二月儼上言曰三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
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
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
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
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

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亦廟為理安天地宗廟

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

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

軒縣出入為良安王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豆入為豐

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

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

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

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八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

大慶之舞從之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

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亦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

嘉靖丙辰年

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司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
安飲福用廣安亞獻司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
樂工未具是歲秋行司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
百三十人權隸太常司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
成都孟昶偽宮縣至司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
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司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
舊制宮縣三十六虛器司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
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司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
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司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
十二案之制二舞即司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

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
十二案其制設氍毹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
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鐃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
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义手
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曰雪之琴
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官縣之籍况此笛足以
協十二旋相之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
小長九寸與黃鐘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
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
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

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
朴賣儀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峴討論其理峴言
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
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
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已來御正
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
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
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
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彰
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

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
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
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
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
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纛其
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
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
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舞
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鬼三變象淮楊底

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
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罇鼗鼓并引
二舞等工人冠服卽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
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
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加景雲河清歌名燕樂
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東
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
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
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韶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
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

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小成文馴象由遠
方自至秦州獲白鳥貴州獲白雀此合播在管絃薦
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鳥皓山四瑞樂章以備
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率駕還宮入嘉德
門奏采芟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
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慶不用采芟其隆
安樂章下是德宗之制以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向而
出采芟之樂自向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太樂
署丞三光等請以唐曰采芟曲並依月律別撰其辭
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每禮畢還宮即奏隆安

之樂並樂之太常寺之言準令宗廟殿庭宮縣二十
虞郊社二一虞虞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祀
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園丘增十
六虞餘依前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至上壽復用教坊樂九年歲
州獻祥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端拱初澶州河清廣
州鳳凰集諸州麥兩穗三穗者連歲未上有司請以
此五瑞為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于朝會
用之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和嶠上言兄峴
嘗於景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一舞之名舞有

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觀來歲
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制則文武二舞亦
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
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
之舞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為威加海內
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
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
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三年元
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
歌五瑞曲自此遂為定制嶠又請取今朝祥瑞之殊
嘉靖丙辰年

尤者作為四瑞樂章備郊廟莫獻以代舊曲詔從之
有司雖承認詔不能奉行故今闕其曲太宗嘗謂舜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絃至道
元年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十七卷凡
造九絃琴宮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龍仙羽調
側蜀調黃鍾調無射商調瑟調變弦法各一制宮調
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凡
三曲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四十三曲商調十三曲
角調二十三曲徵調十四曲羽調二十六曲側蜀調四曲
黃鍾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造五絃阮宮

調商調鳳吟調角調徵調羽調黃鍾調無射商調瑟
調碧玉調慢角調金羽調變弦法制宮調鶴唳天弄
鳳吟商調鳳來儀弄凡二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
四十四曲商調十三曲角調十一曲徵調十曲羽調
十曲黃鍾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碧玉調
十四曲慢角調十曲金羽調三曲阮成以示中書門
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聲淫非中和之道朕
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源古聖之旨尚存遺矣琴
七弦朕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
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

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齋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弦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元條約乃命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奉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

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景德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請脩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及令內臣監脩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宮縣閱試召宰執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鐘磬塤

箎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瑟筑二色合奏迭爲一曲復擊鐃鐘爲六變九變又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頗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調皆協又令仲辛誕唱八十四調曲遂詔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旣罷兵垂意典禮至是詔曰致恭明神邦國

之重事升薦備樂方冊之彝章矧在尊神固當嚴奉舉行舊典用格明靈自今諸大祠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詳定所言東封道路稍遠欲依故事山上圓臺及山下封祀壇前俱設登歌兩架壇下設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觀壇前亦設二十架更不設熊羆十二案從之九月都官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又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曰

謂歌雍也郊祀錄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於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理安之樂誠恐闕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諤與檢討詳議以開宗諤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爽所奏從之時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為封安皇地祇禧安之樂為禪安以福禧安之樂為祺安別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以紀瑞應十月真宗親習封禪儀崇德殿親亞獻終獻皆不

作樂因令檢討故事以聞有司按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登歌皇帝升降奠獻飲福則作樂壇下設宮縣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獻終獻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三獻升降並用登歌今山上設登歌山下設宮縣二舞其山上圜臺亞獻終獻準親祠例無用樂之文於是特詔亞終獻並用登歌五年聖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親製其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並望聖製詔可之聖製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

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虞景靈宮以庭狹止用二十虞上又取太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晉曲曰定功之舞親於樂辭奏于郊廟自時厥後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莫獻上

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後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是時仁宗始大朝會群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明道初章獻皇太后御前殿見群臣作玉芝壽星竒木連理之曲厚德無疆四海會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謝宗廟帝耕籍田享先農率有樂歌其後親祀南郊享太廟奉

慈廟大亨明堂祫享帝皆親製降神送神奠幣瓊裸酌獻樂章餘詔諸臣為之至於常祀郊廟社稷諸祠亦多親製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闕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祈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明年二月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

廢壞朴朔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罇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

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群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為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和冠卿照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

以備獻享奏可照乃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鑄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

十二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送相凌謂之慢百王

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侯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

議以聞鐘舊飾旋蟲改爲龍乃遣使採泗濱浮石千餘段以爲縣磬先是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靈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鼓靈鼓路鼓闕而未製今旣脩正雅樂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

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爲雷鼓八向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今改造山跌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飭柱尚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圓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椎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載擊以爲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西隅皆有左鞀右應乾隅左鞀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黃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鞀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賓蕤賓午

之位也左鞞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豈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後照等復以殿廷備奏四隅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弛用詔以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罇鍾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罇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罇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罇鍾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鍾太簇蕤賓也六曲者別調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

之中罇鍾爲難和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罇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鍾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于是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鍾依辰列位隨均爲節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隋製內宮縣二十虞以大罇代罇鍾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鍾因而莫革及是乃詔訪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

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鐃鐘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
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梁甫西瘞汾陰並仍
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宮之縣祀禮則
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后廟皆應陳設
官縣則三十六虞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之法
謂宜同於鐃鐘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
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爲樂
之節也詔可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
所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
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輩作于其終始之別且

鼗者所謂導舞也鐃者所謂通鼓也鐃者所謂和鼓
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咳
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
通鐃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爲八列別
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鐃以發之鐃以和之左執相以
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
列築雅以咳步武鼗鐃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
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其冬帝躬款奉慈廟樂縣罷建
鼓始以磬代鐃鐘禮官又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

千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爲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宮之縣旣用鑄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鐘石之樂尤爲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鑄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爲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大樂塤舊以漆飾敕令黃其色以本上音或奏言祝舊以方書本爲之外圖以特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桐之鄭康成以爲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刳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

所本焉祝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火圖以黃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從之又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照因自造葦簫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阮大稽凡十一種未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十弦九弦琴皆

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帝乃親製樂曲以夾鐘之宮黃鐘之角大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鐘之宮大呂之角大簇之徵應鐘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乘輿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鐘之徵黃鐘之宮大簇之角南呂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鐘之宮大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宮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于時制詔有可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鐘

之皆作慶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謁奉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瓚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衍安以酌獻生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圓丘太祖配以黃鍾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大簇之宮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宮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

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鐘之宮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之爲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又爲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樂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鞞竽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群臣焉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負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二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上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於鼓吹及十二案悉脩飭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鑄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

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為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為不可御史曹脩睦亦為言帝既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

志卷第八十

宋史一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司程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勅

樂二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瑤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

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觀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卽以量聲定尺明矣金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馮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

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鬲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大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

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合鄧保信黃鐘管內柜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天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柜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此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柜黍再累者校之卽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柜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

黍史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柜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

舛不可依用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鑄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處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

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鞀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罇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鞀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旣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今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禮照所作勿復施用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

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饗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憇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史常所用圓立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

安之曲曰慈安六月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鐘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

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虞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為一虞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虞者以均清正為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

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鐘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太簇為角應鐘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鐘為角蓋黃鐘大呂大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

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

初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鐘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

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大簇爲角獻青帝仲呂爲徵獻赤帝林鐘爲宮獻黃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鐘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九月帝服鞞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

錄賜群臣又出新製頌壎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詔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既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于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並加講求時言者以爲罇鐘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曉音詔同定鐘磬制度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公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

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

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問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二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興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

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七月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以韶堯夏以承舜濩以收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

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齋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鑄鐘十二黃鐘

高二尺一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銜并
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釐篆帶
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
面共三十六兩樂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
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樂
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
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
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
三尺七寸五分大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
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

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二
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鐘十分
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
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
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爲
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叁分其股
博去其一以爲股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今
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
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官最
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

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卽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鑄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

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乃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卽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

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
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
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
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十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
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神明述作之義務
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
煩費甚廣器旣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
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
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
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

詳定官器弊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
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
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
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
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爲大理
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
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
特遷之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
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繁時政得失豈

特樂所名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
初李照升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
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
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
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
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名云粵
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
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
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罇鐘又長甬而震掉聲
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口此與周景王無射鐘

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西大慶殿
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殿前架
折帝於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
爲驗八月御製恭謝樂章是月詔恭謝用舊樂四年
九月御製裕亨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
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大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
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
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
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
奏僖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

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
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
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七年
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肄于太常翰林學士王
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
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
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
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
木音夫所謂祝敵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
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祝敵之用旣云

下而擊鼗知鳴球與祝敵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
各有祝敵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
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敵又
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授者制禮
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
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案開元中
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
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
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
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

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
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
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
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
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
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
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名於天
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
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
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
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
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
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
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元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
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旣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
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
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饗明堂奠幣
歌誠安酌獻歌德安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
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于戚就爲

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廟太樂令率士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佻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橫於下進退取舍感迫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廟

殿而享入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邇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四年八月學士院建言國朝宗廟之樂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繼天遵業欽明勤儉不自暇逸踐祚未幾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軼百王之上今厚陵復土祔廟有期而樂名未立三以詔萬世請上樂章及各廟所用舞曰大英之舞

自後禮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詳定朝會及郊廟禮文
官於樂節有議論率以時考正之

神宗熙寧九年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其一
今祠太祖典安之曲舉祝而聲已過舉故而聲不止
則始終之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憂故而
聲少止擊祝則樂復作以盡合止之義其二大樂降
神之樂均聲未齊短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
請以一曲爲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
莫不應節其三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本朝宗
廟之禮多從周請先灌而後作樂元豐二年詳定所

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
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
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
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樂引三品以上
官未爲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位中書門下
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
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儀
舉第一爵宮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
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
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

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鄮綴各六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比第一表爲三成覆身卻行至第二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

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罍二四工舉二工執鐻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鄮綴總于正立定位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罍

和之以金鐻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爲猛賁趨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空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播鼗擊鼓和以金錞廢鐻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戈戚若用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

執于戈說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于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爲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鞀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鞀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鈔鐘相應鞀應在建鼓旁是亦朔輦應輦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輦

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爲樂節請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眡瞭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爲樂節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玉磬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一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

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篋虞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不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虞之下

繁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為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為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寢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志卷第八十

志卷第八十一

宋史一百二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

黎

樂三

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部侍郎致仕苑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楊傑同議且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初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温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

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
餘失之則短惟入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
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
或詠一言而濫及致律或章句已關而樂音未終所
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頓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
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
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
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
依詠以詠依磬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
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

和平以磬爲首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衆樂
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
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木聲重
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曰
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
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
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
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
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旣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
有餘今琴瑟埙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鑄鐘特

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搏鐘
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
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
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
北三變象維楊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
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
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
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
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
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

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殺無馭則失於節奏
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響無分采之序蓋金石衆作
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
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
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無
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
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
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
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
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

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條鐘瑄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爲十二均圖并上之其論以爲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爲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爲宮同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

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過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著於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鎮凡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黃鍾乃當李照之大簇其編鍾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黃鍾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鍾編磬雖有黃鐘大呂而金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鐘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黃鐘

大呂清聲以爲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別製之而太常以爲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鐘磬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鐘爲清聲母得銷毀凡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郊廟傳萬世其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爲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圜鐘者夾鐘也用夾鐘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爲始終是謂圜鐘爲宮用黃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爲始終是謂黃鐘爲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爲始終是謂太簇爲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爲始終是謂姑洗爲羽今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宮黃鐘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爲宮其黃鐘爲角則用黃鐘均以其角聲爲始終太簇爲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爲始終姑洗爲羽則用姑洗均以其

羽聲爲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凡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呂相應鐘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遠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轉之制鐘聲皆三十有六架架各有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箎笛率從新制而調琴瑟阮逸墳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徒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癯老而優寡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以將習焉初皇祐中益

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爲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曆志范鎮以其說爲然請依法作爲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侖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爲非詔鎮與凡等定樂鎮曰定樂常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卽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鐘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

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纜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罇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擗竹而以匏裏之是無匏音也填器以

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床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罇十二虞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虛無

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官縣當二十處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處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官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官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處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處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鑄鐘十二處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處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五年正月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復下楊傑議傑論防增編鐘編磬二十有四

爲篳制管簫視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以晉鼓節金奏考經禮制篳虛教國子宗子舞用之郊廟爲何所取而范鎮亦言自唐以來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爲角黃鐘之角黃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今葉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絕學防草

萊中習之尤難乃補防爲樂正六年春正月御大慶
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虞若遇雨雪望祭
卽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昊天舞名請初
獻曰帝臨嘉至亞終曰神娛錫羨太廟初獻曰孝熙
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部言周禮凡
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旣
移裸在作樂之前皇帝詣罍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
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壇門乞如之
七年正月詔從協律郎榮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
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

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
祀而其樂虞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
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吳未足以稱欽崇之意
乞自今準親祠用二十六虞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
二十有四詔可元祐元年咨道人言先帝詔臣製造
玉磬將用于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今年親
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與從之三年范鎮樂成上
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罇鐘衡一尺一
斛一響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箎篳笙和笙
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

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亾秦漢以來韶武謹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鄩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箕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大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鎮爲樂論其自叙曰臣昔爲禮官從諸儒難問樂

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爲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曆志論鐘曰夫鐘之制周官鳧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爲修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旣言鼓間與舞佾相應則鼓與舞

皆六所云鈺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鈺外一
彼既以鈺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迁就
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
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鈺者正也居鐘
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
則鈺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鈺舞篆景柰遂
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
小鐘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
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鑄
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大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

金齊一以黃鐘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鐘最薄
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
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
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
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
用至劉夙用之與鄭衛無異論磬曰臣所造編磬皆
以周官磬氏爲法若黃鐘服之博四寸五分服九寸
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
尺二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
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

求其聲不亦遠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爲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爲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則不足爲法矣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爲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罇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臣欲乞凡宮架內於罇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物者在天地間其體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爲八器命之商則商命之宮則宮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

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爲和而八音所以爲樂也樂下太常而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旣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命作神考睿斷奏之宗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其議樂章曰國朝大樂所立曲名各有成憲不相淆雜所以重正名也故廟室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美之類是也今鎮以文明之曲獻祖廟以大成之曲進皇帝以萬歲之曲進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難以施於宗廟朝

廷議宮架加磬曰鎮言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
宮架內止設罇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
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欲乞凡宮架內於罇鐘後各
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按唐六典天子宫
架之樂罇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
虞宗廟與殿庭同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餘如
宮架之制今以罇鐘特磬並設之則爲四十八架於
古無法皇帝將出宮架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
帝與宮架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
以特磬爲節議十六鐘磬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

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虛謂之嗜
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
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
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
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
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
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
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
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大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
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諸協矣

周禮曰鳧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
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埙篪篥笙和笙獻於
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
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
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
制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
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二步總干
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二步及表而蹲再鼓皆鼓進
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趨速之狀
再鼓皆轉身向重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

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
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爲進
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爲退旅
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
相向東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
干戈爲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
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
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各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
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

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爲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爲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場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于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赴來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

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於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卽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卻身初辭合手自

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後爲再辭
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爲固辭再鼓皆
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
謙合手當胸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爲再謙再鼓皆
左側手右垂手爲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
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嚮
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正
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爲初辭再
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
合手蹲正立 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

爲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
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鼓進
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
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
相嚮再鼓皆卻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
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
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
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
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沂按關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
會列用之八年太常博士孫諤言臣嘗奉社稷之祠

親覩陳設初疑其闕略而不備退而考元祐祀儀乃與所親見者合焉其登歌之樂雖有鐘磬篥虞搏拊祝敵之屬獨陳太社壇上而太稷闕焉夫宮架不備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公制祭祀之法則有靈鼓以鼓之有帔舞以舞之有太簇應鍾咸池以極其歌舞之節此樂文之備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於開元亦循三代之遺法於壇之北宮架備陳別異天神中建靈鼓歌鐘歌虞各設二壇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禮凡祭太社太稷宜倣周官及開元禮文於壇之北備設宮架鐘匏竹各列二壇南架之內更植靈鼓

於是集侍從禮官議增稷壇樂而添用宮架之說不行元符元年十一月詔登歌以鐘磬並依元豐詔旨復先帝樂制也二年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按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聲張商英薦其和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

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理文多故弗着焉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懷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籥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舞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曾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

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剡員兵士白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敘述指法漢津嘗陳於太常樂工俾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說而託於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

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賜之諭曰
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
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
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
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
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
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
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
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廼稱朕咨諏之
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各

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以黃鐘之律禹效
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
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
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
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
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
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
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
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
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伐之樂制其後十

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匿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爲君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襲于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維此景鐘非弁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萬年旣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志卷第八十一

終

志卷八十一

...

...

...

...

...

...

...

...



